宋元學案十七

黃宗羲 撰
橫浦

ロ二13
486
17

東京大學總圖書

門口 13
號卷

T8
28
17

豫章學案表

羅從彥——李侗——朱熹別爲晦翁學案

伊川龜山門人安定濂溪明道再傳

羅博文

劉嘉譽——子世南——孫甸

孫厠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朱松——子熹別爲晦翁學案

豫章講友

廖衡別見龜山學案

支那所有物錢

宋元學案卷三十九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

豫章學案

祖望謹案豫章之在楊門所學雖醇而所得實淺當在善人有恆之閒一傳爲延平則窒矣再傳爲晦翁則大矣豫章遂爲別子甚矣弟子之有光于師也述豫章學案（梓材案李文靖以下謝山始稱道南學案後改延平與文質合稱豫章延平學案定序錄則專稱豫章故延平亦不別爲標目云）

程楊門人（胡程再傳并傳）

文質羅豫章先生從彥 附師吳儀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延平有吳儀字國華以窮經爲學先生師之崇寧初見龜山于將樂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枉過一生矣雲濠案先生師事龜山而李文靖又師先生陳直齋曰此所謂南劍三先生者也嘗與龜山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先生卽鵅田裏糧往洛見伊川歸而從龜山者久之建炎四年特科授博羅主簿官滿入羅浮山靜坐紹興五年卒年六十四學者稱豫章先生先生嚴毅清苦在楊門爲獨得其傳龜山初以饑渴害心令其思索先生從此悟入若于世之嗜好泯如也著有遵堯錄言宋自一祖開基三宗紹之若舜禹遵堯相守一道迨熙寧閒王安石用事管心鞅法甲倡乙和卒稔裔夷之禍未嘗不爲之痛心疾首也又有春秋毛詩語孟解中庸說議論要語台衡錄春秋指歸雲濠案四庫書目豫章文集十七卷然首卷列經解之目有錄無書實止十六卷

宗羲案龜山三傳得朱子而其道益光豫章在及門中最無氣燄而傳道卒賴之先師有云學脈甚微不在氣魄上承當豈不信乎然亦多湮沒而無聞者聞不聞君子不以爲意而尙論者所不敢忽

議論要語

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懦蓋察常累明而懦反害仁故也漢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懦孝宣明矣而失之察孝元仁矣而失之懦若唐德宗察而不明高宗懦而不仁兼二者之長其惟漢文乎

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于君子則貴授于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于行道而小人甘于下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于浮競而君子恥于求進以此觀之人主之名器可輕授人哉

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爲福陋哉

王者富民霸者富國富民三代之世是也富國齊晉是也至漢文帝行王者之道欲富民而告戒不嚴民反至于奢武帝行霸者之道欲富國而費用無節用乃至于耗

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責士人之廉恥士人不尙廉恥而望風俗之美其可得乎

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亂正者天下之所同好邪者天下之所同惡而聖人未嘗致憂于其閒蓋邪正已明故也至于邪正未明則聖賢憂之觀少正卯言僞而辯行僞而堅孔子則誅之楊墨一則爲我一則兼愛孟子則闢之皆邪正未明而惑人者衆此孔孟之所汲汲

天下之變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

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李林甫之奸則外有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邪則外有朱泚之叛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不虛言哉

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爲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矣

聖人無欲君子寡欲衆人多欲

中人之性由于所習見其善則習于爲善見其惡則習于爲惡習于爲善則舉世相率而爲善而不知爲善之爲是東漢黨錮之士與夫太學生是也習于爲惡則舉世相率而爲惡而不知爲惡之爲非五代君臣是也

遵堯錄

太宗語李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于外則姦邪無自入焉可謂善矣夫嗜好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方其淡然不使之形見于外則其違道不遠于斯時也苟有臯夔稷契之徒以道詔之當視六經猶筌蹄上與堯舜相得于忘言之地矣至雖賢者然惜非其倫也

太宗內廷給事不過三百人可謂善矣然語宰相曰卿等顧朕之視妻子如脫屣耳恨未能離世絕俗追蹤羨門則是過高者之言也夫王化之本關雎之訓是也有關雎之德必有麟趾之應此周之所以致太平者也若羨門等語非人倫之美也

太宗嘗曰人君致理之本莫先簡易老子芻狗之說朕所景慕臣從彥曰易簡之理天理也行其所無事篤恭而天下平易簡

之謂也老氏芻狗之說取其無情而已大之詆訾堯舜而其下流爲申韓不可不辨也

佛氏之學端有悟入處其道宏博世儒所不能窺然絕乎人倫外乎世務非堯舜孔子之道趙普之對太宗曰陛下以堯舜之道治世以浮屠之教修心蓋不知言者

君子之所爲皆理之所必然世之所常行者然不可以求近功圖近利非如世閒小有才者一旦得君暴露其器能以釣一時之譽彼其設施當亦有可觀者要非能致遠也呂端曰君子之道闇然而章歷試經久方見爲臣之節其幾于道者與

聖人不作自炎漢以來未有可稱者莫不雜以霸道以司馬光之學猶誤爲之說況其下者

章聖皇帝未生仁宗有內侍遇異人言王眞人降生爲宋第四帝古之燧人氏也章懿皇后亦夢羽衣數百人從一仙官自空而下託生及仁宗五六歲嘗持槐木片以鑽火臣從彥曰此所謂無徵不信者也

古人自十五入學至四十而後仕其意若曰善道以久而後立人材以久而後成故處之以燕閒之地而寬之歲月之期俾專其業俟其志定則其仕也不遷于利不屈于欲道之于民天下被其澤矣後世慊于科舉自童稚閒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一旦臨民亦何所不至王旦章聖皇帝時在中書最久每進用朝士必先望實苟人望未孚則雖告之曰某也才某也賢不驟進也此眞救弊之良圖也

孔子曰三年無改于父之道此言孝子居喪志存父道不必主事而言也況當易危爲安易亂爲治之時速則濟緩則不及改之乃所以爲孝也天子之孝在于係天下司馬光改新法不卽理言之乃曰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以此遏衆議則失之矣紹聖之害亦光此言有以召之

司馬光所改法無不當人心者惟罷免役失之安石之免役正猶楊炎之均稅東南人實利之若以堯舜三代之法格之則去之可也不然未可輕議

豫章問答補

古人所以進此道者必有由而然夫中庸之書世之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者也而其始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終則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言何謂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苟知所止則知學之先後不知所止則于學無由進矣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豫章問答四條其三條移入附錄此則分一條爲兩條

附說補

學道以思爲主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書曰思作睿睿作聖惟狂克念作聖佛家一切反是

外于吾聖人之學者申韓佛老皆有書在惟學者所決擇也吾道當無疑于物

祖望謹案以上三條見所贈延平詩注中甚有關係故附

著于問答之後

附錄

仲素篤志好學推厥義理必欲到聖人止宿處遂從龜山遊摳衣侍席二十餘載

延平以書謁先生其畧曰先生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矣況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于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于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自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受經門下以質所疑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于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于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人有迫于饑寒之患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嘗忘也至于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妄意于此雖知眞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于動靜語默之閒目擊而意會也

延平曰昔聞之羅先生云橫渠教人令且留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私吝盡無卽渾是道理卽所過自然化矣

補

又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先生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弒其君

子弢其父者嘗始于見其有不是處耳補

又曰先生令愿中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不惟于進學有方亦是養心之要補

汪玉山與朱子書曰羅丈語錄中有可疑者不居其聖與得無所得形色天性與色卽是空難作一類語看又道不足以任之故有典典不足以治之故有刑此語如何補

朱子曰仲素先生都是著實子細去理會又曰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又曰嘗見李先生說舊見羅先生云說春秋頗覺未甚愜意不知到羅浮極靜後義理會得如何某心嘗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義理出

宗羲案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于進學有方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者疑其與前所舉有礙黃勉齋曰羅先生以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于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辭其差也朱子曰羅先生說終恐有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少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平也案羅豫章靜坐看未發氣象此是明道以來下及延平一條血路也蓋

所謂靜坐者不是道理只在靜處以學者入手從喘汗未定之中非冥心至靜何處見此端倪久久成熟而後動靜爲一若一向靜中擔閣便爲有病故豫章爲入手者指示頭路不得不然朱子則恐因藥生病其言各有攸當也

百家謹案豫章年譜謂致和二年壬辰先生四十一歲龜山爲蕭山令先生始從受學宋史亦云龜山爲蕭山令時先生徒步往學焉龜山熟察之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弟子千餘人無及先生者謹考龜山全集丁亥知餘杭壬辰知蕭山相去六年而餘杭所聞已有豫章之問答則其從學非始于蕭山明矣豫章之見伊川在見龜山之後伊川卒于庚子若見龜山始于壬辰則伊川之卒已六年矣又何從見之乎先君子別有豫章年譜訂正

祖望謹案朱子師有四而其所推以爲得統者稱延平故因延平以推豫章謂龜山門下千餘獨豫章能任道後世又以朱子故共推之然讀豫章之書醇正則有之其精警則未見也恐其所造亦秖在善人有恆之閒龜山之門篤實自當推橫浦通才自當推滿后多識前言往行當推紫微知禮當推息齋特橫浦紫微不能自拔于佛氏爲朱子所非然其不背于聖人者要不可沒而汪文定公所舉豫章語錄之失則似亦未必能于佛氏竟脫然也若因其有出藍之弟子而必幷其自出而推之是門戶之見非公論也若延平所得則固有出豫章之上者愚故連而標之曰

豫章延平學案

豫章講友

廖先生衡 別見龜山學案

豫章門人 胡程三傳

文靖李延平先生侗

李侗字愿中南劍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仲素傳河洛之學于龜山遂往學焉仲素不爲世所知先生冥心獨契于是退而屏居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有以自適也其始學也默坐澄心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在乎是也既得其本則凡出于是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玩之于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泛應曲酬發必中節其事親從兄有人所難能者隆興元年十月汪玉山應辰守閩幣書迎先生至之日坐語而卒年七十一

延平答問

葉公問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對一章昔日得之于吾黨中人謂葉公亦當時號賢者夫子名德經天緯地人孰不識之葉公尚自見問于其徒所見如此宜子路之不對也若如此看仲尼之徒渾是客氣非所以觀子路也蓋弟子形容聖人盛德有所難言爾如女奚不曰下面三句元晦以爲發憤忘食者言其求道

之切聖人自道理中流出卽言求道之切恐非所以言聖人此三句只好渾然作一氣象看則見聖人渾是道理不見有身世之礙故不知老之將至爾元晦更以此意推廣之看如何大抵夫子一極際氣象終是難形容也尹和靖以爲皆不居其聖之意此亦甚大但不居其聖一節事乃是門人推尊其實如此故孔子不居蓋因事而見爾若常以不居其聖橫在肚裏則非所以言聖人矣如何如何

問太極動而生陽先生嘗曰此只是理做已發看不得熹疑既言動而生陽卽與復卦一陽生而見天地之心何異竊恐動而生陽卽天地之喜怒哀樂發處于此卽見天地之心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卽人物之喜怒哀樂發處于此卽見人物之心如此做兩節看不知得否先生曰太極動而生陽至理之源只是動靜闔闢至于終萬物始萬物亦只是此理一貫也到得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時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尋至于見得大本達道處又渾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于未發已發處看卽何緣知之蓋就天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于動而生陽難以爲喜怒哀樂已發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作兩節看竊恐差了復卦見天地之心先儒以爲靜見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爲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陽之理然于復卦發出此一段示人又于初爻以顏子不遠復爲之此只要示人無閒斷之意人與天理一也就此理上皆收攝來與天地合其

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皆其度內
耳某測度如此未知元晦以爲如何有疑更容他日得見劇論
語言既拙又無文采似發脫不出也元晦可意會消詳之看理
道通否

承錄示聿齋記追往念舊令人淒然某中閒所舉中庸終始之
說元晦以爲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卽全體是未發底
道理惟聖人盡心能然若如此看卽于全體何處不是此氣象
第恐無甚氣味爾某竊以爲肫肫其仁以下三句乃是體認到
此達天德之效處就喜怒哀樂未發處存養至見此氣象儘有
地位也某嘗見呂芸閣與伊川論中說呂以謂循性而行無往
而非禮義伊川以謂氣味殊少呂復言云云正謂此爾大率論
文字切在深潛縝密然後蹊徑不差釋氏所謂一超直入如來
地恐其失處正坐此不可不辭

五十知天命一句三先生之說皆不敢輕看某尋常看此數句
竊以謂人之生也自少壯至于老耄血氣盛衰消長自不同學
者若循其理不爲所使則聖人之言自可以馴致但聖賢所至
處淺深之不同耳若五十矣尙昧于所爲卽大不可也橫渠之
說似有此意試一思索看如何

問熹昨妄謂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先生
不以爲然熹因以先生之言思之而得其說敢復求正于左右
熹竊謂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與禽獸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
理其一體之中卽無絲毫欠剩其一氣之運亦無頃刻停息所

謂仁也朱子自注先生批云有有血氣者有無血氣者更體究此處但氣有清濁故稟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見其爲仁物得其偏故雖具此理而不自知而無以見其爲仁然則仁之爲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人之爲人而存之人與物不得不異故伊川夫子既言理一分殊而龜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而先生以爲全在知字上用著力恐亦是此也朱子自注先生句出批云以上大概得之他日更用熟講體認不知果是如此否又詳伊川之語推測之竊謂理一而分殊此一句言理之本然如此全在性分之內本體未發時看朱子自注先生抹出批云須是從本體已發未發時看合內外爲可合而言之則莫非此理然其中無一物之不該便自有許多差別雖散殊錯糅不可名狀而纖微之閒同異畢顯所謂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此二句乃是于發用處該攝本體而言因此端緒而下工夫以推尋之處也蓋理一而分殊一句正如孟子所云必有事焉之處而下文兩句卽其所以有事乎此之謂也朱子自注先生抹出批云恐不須引孟子說以證之孟子之說亦無隱顯精粗之閒今錄謝上蔡一說于後玩味之卽無時不是此理也此說極有力大抵仁字近本正是天地流動之機以其包容和粹涵育融瀁不可名貌故特謂之仁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各有定體處便是義只此二字包括人道已盡義固不能出于仁之外仁亦不離乎義之內也然則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仁義朱子自注先生句斷批云推測到此一段甚密爲得之加以涵養何患不見道也某心甚慰前此乃以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爲義失之遠矣又不知如此上所推測又還是否更乞指教先生曰謝

上蔡云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則可于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于是必有事焉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乎留情故聖人心如鑑所以異于釋氏心也上蔡錄明道此語于學者甚有力蓋尋常于靜處體認下工夫卽于鬧處使不著蓋不會如此用力也自非謝先生確實于日用處下工夫卽恐明道此語亦未必引得出來此語錄所以極好玩索近方看見如此意思顯然元晦于此更思看如何唯于日用處便下工夫或就事上便下工夫庶幾漸可合爲己物不然只是說也某輒妄意如此如何如何

問近本無問字嘉又問孟子養氣一章向者雖蒙明析面誨而愚意竟未見一總會處近日求之頗見大體只是要得心氣合而已故說持其志無暴其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皆是緊切處只是要得這裏所存主處分明則一身之氣自然一時奔湊翕聚向這裏來存之不已及其充積盛滿睟面盎背便是塞乎天地之所向全氣隨之雖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動心之有易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而文言曰敬義立而德不孤則不疑其所行也正是此理不審先生以爲何如先生曰養氣大概是要得心與氣合不然心是心氣是氣不見所謂集義處終不能合一也元晦云睟面盎背便是塞乎天地氣象與下云亦沛然行其所無事二處爲得之見得此理甚好

然心氣合一之象更用體察令分曉路陌方是某尋常覺得于畔援歆羨之時未必皆是正理亦心與氣合到此若彷彿有此氣象一差則所失多矣豈所謂浩然之氣邪某竊謂孟子所謂養氣者自有一端緒須從知言處養來乃不差于知言處下工夫儘用熟也謝上蔡多謂于田地上面下工夫此知言之說乃田地也先于此體認令精密認取心與氣合之時不偏不倚氣象是如何方可看易中所謂直方大不習无不利然後不疑其所行皆沛然矣元晦更于此致思看如何某率然如此極不揆是與非更俟他日面會商量可也

承諭心與氣合及所注小字意若逐一理會心與氣即不可某鄙意止是形容到此解會融釋不如此不見所謂氣所謂心渾然一體流浹也到此田地若更分別那箇是心那箇是氣即勞攘耳不知可以如此否不然即成語病無疑若更非是無惜勤論吾儕正要如此

梨洲孟子師說曰天地閒只有一氣充周生人生物人稟是氣以生心即氣之靈處所謂知氣在上也心體流行其流行而有條理者即性也猶四時之氣和則爲春和盛而溫則爲夏溫衰而涼則爲秋涼盛而寒則爲冬寒衰則復爲春萬古如是若有界限于閒流行而不失其序是即理也理不可見見之于氣性不可見見之于心心即氣也心失其養則狂瀾橫溢流行而失其序矣養氣即是養心然養心猶難把捉言養氣則動作威儀旦晝呼吸實可持循也

人身雖一氣之流行流行之中必有主宰主宰不在流行之外即流行之有條理者自其變者而觀之謂之流行自其不變者而觀之謂之主宰養氣者使主宰常存則血氣化爲義理志即氣之精明者是也原是合一豈可分如何是志如何是氣無暴其氣便是持志工夫若離氣而言持志未免把捉虛空如何養得古人說九容只是無暴其氣無暴其氣志焉有不在者乎更無兩樣之可言

知者氣之靈者也氣而不靈則昏濁之氣而已養氣之後則氣化而爲知定靜而能慮故知言養氣是一項工夫易云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是汎舉世人而言孟子之詖淫邪遁指一時立言之輩破其學術詖辭危險之辭如雞三足卵有毛白馬非馬之類是蔽于名實者也淫辭汎濫援引終日言成文典及細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陷如入于坎窞無有實地也邪辭邪僻之辭如捭闔飛箝離遠于正道遁辭炙輠無窮不主一說人見其不窮不知其尙口乃窮也詖則公孫龍之家淫則談天衍之家邪則鬼谷之家遁則淳于髡之家皆是當時之人也

百家謹案朱子此說只要得心與氣合又云心氣合一不見其閒延平云若更分別那箇是心那箇是氣卽勞攘與師說所解雖不同亦畧相似故採數則附此

盡心者如孟子見齊王問樂則便對云云言色則便對云云
每遇一事便有以處置將去此是盡心舊時不之曉蓋此乃盡
心之效如此得此本然之心則皆推得去無窮也如見牛未見
羊說苟見羊則亦便是此心矣
又見諭云伊川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大學之序則不
然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伊川以爲制之于外而養其中
數處蓋皆各言其入道之序如此要之敬自在其中也不必牽
合貫穿爲一說又所謂但敬而不明于理則敬特出于勉強而
無灑落自得之功意不誠矣灑落自得氣象其地位甚高恐前
數說方是言學者下功處不如此則失之矣由此持守之久漸
漸融釋使之不見有制之于外持敬之心理與心爲一庶幾灑

落耳某自聞師友之訓賴天之靈時常只在心目閒雖資質不
美世累妨奪處多此心未嘗敢忘也于聖賢之言亦時有會心
處亦閒有識其所以然者但覺見反爲道理所縛殊無進步處
今已老矣日益恐懼吾元晦乃不鄙孤陋寡聞遠有質問所疑
何愧如之
示諭夜氣說甚詳亦只是如此切不可更生枝節尋求即恐有
差大率吾輩立志已定若看文字心慮一澄然之時畧綽一見
與心會處便是正理若更生疑即恐滯礙伊川語錄中有說明
道嘗在一倉中坐見廊柱多因默數之疑以爲未定屢數愈差
遂至令一人敲柱數之乃與初默數之數合正謂此也夜氣之
說所以于學者有力者須是兼旦晝存養之功不至梏亡即夜

氣清若旦晝閉不能存養即夜氣何有疑此便是日月至焉氣象也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羅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于進學有方兼亦是養心之要元晦偶有心恙不可思索更于此一句內求之靜坐看如何往往不能無補也此中相去稍遠思欲一見未之得恐元晦以親傷無人廉侍亦難一來奈何切望隨宜攝養勿貽親念爲至禱也

黎洲師說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此卽喜怒哀樂未發之體未嘗不與聖人同卻是靠他不得蓋未經鍛鍊一逢事物便霍然而散雖非假銀卻不可入火爲其平日根株久禪宗庵平旦之氣反似暫求之客終須避去明道之獵心陽明之隔瘧或遠或近難免發露故必須工夫纔還本體此念庵所以惡現成良知也

世人日逐于外喘汗不已竟無一安頓處到得氣機收斂之時不用耳目則葭管微陽生意漸回息生也好惡與人相近正形容平旦之氣此氣卽是良心不是良心發見于此氣也天性生生之機無時或息故放失之後少閒又發第人不肯認定以此作主宰耳認得此心便是養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自不能已旦晝梏亡未嘗非此心爲之用而點金成鐵迷卻當下矣

孟子言良心何不指其降衷之體言之而形容平旦之氣似

落于迹象不知此即流行之命也知此即爲知命猶之太虛
何處不是生意然不落土則生機散漫無所收拾佛氏以虛
無爲體正坐不知命以上俱師說
姜定庵曰旦晝存養則旦晝之氣亦清又何但夜氣耶正謂
梏亡者夜氣亦能自清所以見性善之同然也
嘗得之師友緒餘以謂問學有未愜適處只求諸心若反身
而誠精通和樂之象見即是自得處更望勉力以此而已
所云見語錄中有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一句即認得西銘意旨
所見路脈甚正宜以是推廣求之然要見一視同仁氣象卻不
難須是理會分殊雖毫髮不可失方是儒者氣象
又云便是日月至焉氣象一段某之意只爲能存養者積久亦

可至此若比之不違氣象又迥然別也今之學者雖能存養知
有此理然旦晝之間一有懈焉遇事應接舉處不覺打發機械
即離閒而差矣唯存養熟理道明習氣漸爾銷鑠道理油然而
生然後可進亦不易也來諭以爲能存養者無時不在不止日
月至焉若如此時卻似輕看了也如何
動靜眞僞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非性
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也惟求靜于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
可見矣求眞于未始有僞之先而性之眞可見矣求善于未始
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
天下之理無異道也天下之人無異性也性惟不可見孟子始
以善形之惟能自性而觀則其致可求苟自善而觀則理一而

見二

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動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惑惑斯不一矣則喜怒哀樂皆不中節矣

常在目前只在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

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埽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卻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

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卽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

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卽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涵養用力處也于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此存養終不爲己物也

人心中大段惡念卻易制服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爲驅除

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眞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于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學者之病在于未有灑然氷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

近日涵養必見應事脫然處否須就事兼體用下工夫久久純

熟漸可見渾然氣象矣勉之勉之

孟子言仁人心也不是將心訓仁字

心者貫幽明通有無

人之念慮若是于過惡顯然萌動此卻易見易除卻怕于甚是

閒底事爍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

事雖紛紛須還我處置

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爲說敬事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提摸處

聖門之傳中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餘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于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見其爲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閒也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

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也

看聖賢言語但一踈看過便見道理者卻是眞意思纔著心去看便蹉過了多

某歸家凡百只如舊但見輩所見凡下家中全不整頓至有疏漏欲顛倣處氣象殊不佳既歸來不免令人畧畧修治亦須苟完可耳家人猶豫未歸諸事終不便亦欲于令落境界上打疊庶幾漸近道理他不敢恤但一味窘束亦有沮敗人佳處無可柰何也

某兀坐于此朝夕無一事若可以一來甚佳致千萬意如此然

猶不敢必覬恐侍旁之人老人或不樂卽未可更須于此審處之某尋常處事每值情意迫切處卽以輕重本末處之似少悔吝願于出處閱更體此意

承諭近日學履甚適向所耽迈作戀不灑落處今已漸融釋此便是道理進之效甚善甚善思索窒礙及于日用動靜之閒有拂戾處便于此致意求其所以然者久之自循理耳

吾人大率坐此窘窶百事驅遣不行惟于稍易處處之爲庶幾耳某村居兀坐一無所爲亦以窘迫過事窒塞處多每以古人貧甚極難堪處自體卽啜菽飲水亦自有餘矣夫復何言

承來諭令表弟之去反而思之中心不能無愧悔之恨自非有志于求仁何以覺此語錄有云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可常留在心中爲悔來諭云悔吝已顯然如何便銷隕得胸中若如此卽于道理有礙有此氣象卽道理進步不得矣正不可不就此理會也某竊以爲有失處罪已責躬固不可無然過此以往又將柰何常留在胸中卻是積下一段私意也到此境界須推求其所以愧悔不去爲何而來若來諭所謂似是于平日事親事長處不會存得恭順敬畏之心卽隨處發見之時卽于此處就本源處推究涵養之令漸明卽此等固滯私意當漸化矣又昔聞之羅先生云橫渠教人令且留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私吝盡無卽渾是道理卽所過自然化矣更望以此二說于靜默時及日用處下工夫看如何吾輩今日所以差池道理不進者只爲多有坐此境界中耳禪學者則不然渠亦

有此病卻只要絕念不採以是爲息滅殊非吾儒就事上各有條理也元晦試更以是思之如何或體究得不以爲然便示報爲望

朱子注曰後見先生又云前日所答只是據今日病處說語錄中意卻未盡他所以如此說只是提破隨人分量看得如何若地位高底人微有如此處只如此提破便渙然氷釋無復疑滯矣

在此粗安第終不樂于此若以爲隨所寓而安之卽于此躭玩便不是此微處皆學者之大病大凡只于微處充擴之方見擬者大耳

宗羲案朱子言余之始學亦務爲儱侗宏闊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恥于小而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學所以異于異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余心疑而不服以爲天下之理一而已何爲多事若是同安官餘以延平之言反復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自朱子爲是言于是後之學者多向萬殊上理會以自託于窮理之說而支離之患生矣亦思延平默坐澄心其起手皆從理一窮理者窮此一也所謂萬殊者直達之而已矣若不見理一則茫然不知何者爲殊殊亦殊箇甚麼爲學次第鮮有不紊亂者切莫將朱子之言錯會

附錄

朱子曰李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

又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
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
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于此至今
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孤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
汗沾衣也

又曰熹早從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
而先生沒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衡山
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亦未之省也暇日料
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疊一編題曰中和舊說獨恨不得奉而
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
或不遠矣

又曰中和二字該道之體用以人言之則未發已發之謂舊聞
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
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
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徑言無也又云致字如致師之致又
如先言愼獨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旣不領畧後來
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

又曰昔聞先生之言教以爲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
事所勝凡遇一事卽當且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
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旣久積累之多
胸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
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遽于程子然其工夫之漸次意味之深

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實用力于此者爲能有以識之未易以口舌爭也

又曰李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

又曰李先生初閙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琢磨之功在鄉若不異于常人鄉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箇善人他也畧不與人說待問了方與說

又曰李先生涵養得自是別眞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眞箇是如此如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去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二三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于前也又有坐處壁閒有字某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爲事物所勝大率若此

又曰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一二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

又曰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畧無憒墮之氣

又曰李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長逐閒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然其齊整瀟灑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于人亦嘗爲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頗如也眞得巢山法門

又曰李先生不著書不作文頗然若一田夫野老

又曰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訒熹當時爲之語

云聖人如天覆萬物云云先生曰不要如此廣說須窮其言也
訒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和靖學案

又曰人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卻與不學之人何異向
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人不可
堪者持以自比亦可以少安矣始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
來臨事卻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以上皆朱子語

問延平先生言行朱子曰他卻不會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
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議只是先生睟面盎背自然
不可及

趙師夏曰李先生不特以得于傳授者爲學其心造之妙蓋有

先儒所未言者

王深寧曰延平先生論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
恥爲先

獻靖朱韋齋先生松

朱松字喬年婺源人政和八年同上舍出身爲政和尉父森卒
于官邸貧不能歸葬即葬其邑服除調允溪尉監泉州石井鎮
紹興四年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歷校書郎著作佐郎尚書
度支員外郎轉司勳吏部兩曹上書諫和議出知饒州未上請
祠十三年卒先生初以詩名繼而契心于賈誼陸贄之通達治
理及得浦城蕭子莊劒浦羅仲素而師之以傳河洛之學而昔
之餘習盡矣嘗曰士之所志其分在于義利之閒兩端而已然

其發甚微而其流甚遠豈之射焉失亳釐于機括之閒則差尋丈于百步之外矣其所善者同學李侗鄧啟之外則有胡籍溪憲劉白水勉之劉屏山子翬將卒屬其子元晦熹往受學焉後以子貴贈通議大夫謚獻靖著有韋齋集學者稱韋齋先生

韋齋文集

頃來尤溪兩月雖獲徧拜邑中之士而未詳也索居深念惟小人之歸是憂乃有識明志高傑然自拔于流俗如吾友者其爲欣幸未易具道夫仕而忘學如農夫使一朝之飽而釋終身之耕歿于溝中可立而俟然則仕而志學猶飽而念耕亦不足道也抑聞之先生長者禮記多魯諸儒之雜說獨中庸出于孔氏家學大學一篇乃入道之門其道以爲欲明明德于天下在致知格物以正心誠意而已其說與今世士大夫之學大不相近蓋此學之廢久矣自周衰楊墨雖得罪于聖人然乃學仁義而失之者至申韓儀秦之說勝而士始決裂聖人之藩牆以阿流俗之所好至漢文景之盛未衰也以至于今蓋嘗有以斯文爲己任起而倡之者然世方嬰于俗學以自強屹乎其不可攻也某方急于祿養未能往究其所學是以或聞吾友之言凜然敬歎若居夷而聞雅雖未詳其節奏之工然卓然于吳歈楚謠之中而不可亂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維艱夫問塗而之旨則知亦豈易哉以吾友之明苟以德爲車而志氣御之則朝發軔乎仁義之塗而夕將入大學之門以蹲中庸之庭也　答汪德粲書

學未有無師者也學而無師雖不無一至之得責之以遠道則

泥質之以大方則惑用之趨時合變則膠戾而無所合是妄意臆逆之說雖復憊精疲思而道日遠矣然生晚地寒無東西南北之資聞先生長者之風而不及瞻望下風者固多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嗚呼此非獨友說亦師說也竊聞往者三川之間程氏兄弟推本子思孟軻以中庸爲宗而司馬文正公考正經史深于治道皆卓然有功于聖人之門蓋嘗誦讀其詩書考質于師友而聞其畧矣夫達天德之精純而知聖人之所以聖誠意正心于奧窔之間而天下國家所由治推明堯舜三代之盛修已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者始于夫婦而其極也察乎天地此程氏之學也尊德教賤功利獎名節端委廟堂則忠信恭儉足以刑主德于四方而朝廷尊燕處于家則孝友廉讓足以化其國人其酌古以準今則治亂存亡之效如食粟之必飽食葷之必斃此司馬氏之學也程氏之門人其高弟稱謝氏不及見也新鄭晁公嘗受學于司馬之門往以事遊鄭拜晁公于溱洧之上時方冥憃不能有所質問而今皆逝矣古語有之曰想望丹青不如式瞻儀型諷誦詩書不如親承風旨　上謝參政書

韋齋語

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爲天下之大戒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于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于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防範其閒者未嘗一日少忘

士溺于俗學不明君臣之大義是以處成敗之閒者常有苟生

自怨之心而闇于舍生取義之節將使三綱淪墜而有國家者無所恃以爲安宜鑒既往之失深以明人倫勵名節爲先務而又博求魁碩骨鯁沈正不回之士寘之朝廷使之平居無事正色立朝則奸萌逆節銷伏于冥冥之中一朝有急奮不顧身以抗大難亦足以禦危辱陵暴之侮則庶幾神器尊安而基祚強固矣

宗羲案豫章稱韋齋才高而智明其剛不屈于俗故朱子之學雖傳自延平而其立朝氣概剛毅絕俗則依然父之風也

附錄

先生自謂下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以名其齋早夜其閑以自警飭由是向之所得于觀考者益有以自信而守之愈堅金使議和先生與史院同舍胡珵共疏曰彼方吞噬未饜而一旦幡然與我和者紐于威以侮我耳又慮我音銳而爲和之說以撓我耳彼之和使卽秦之衡人六國不悟衡人割地之無饜以亡其國今國家不悟敵使請和之得策其禍亦豈可勝言哉而執事者方以爲吾爲梓宮母后淵聖天屬之故昔項羽置太公俎上而約高祖以降矣唯高祖不信其詐謀不爲之屈日夜思所以圖楚者卒能蹙羽于鴻溝之上使其力屈而太公自歸此可以觀其計之得失矣

屏居建溪之上日以討尋舊學爲事手鈔口誦不懈益虔蓋玩心于義理之微而放意于塵垢之外有以自得澹如也

先生性孝友與人交重然諾不以生死窮達二其心接引後進

教誘不倦聞人之善推借如不及至于奸佞鬼瑣簡賢附勢之流則鄙而遠之不忍正視其面晚既屬疾手書先訣于屏山籍溪白水屬以其子往受學焉

百家謹案程太中能知周子而使二子事之二程之學遂由濂溪而繼孟氏朱韋齋能友延平與劉胡三子而使其子師之晦翁之學遂能由三子而繼程氏卓哉二父鉅眼千古矣

延平門人 胡程四傳 別爲晦翁學案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承議羅先生博文

羅博文字宗約沙縣人以奏補福建司戶參軍調靜江府觀察支使知瑞金縣張魏公浚都督江淮辟爲幹辦公事汪玉山應辰辟蜀中參議官累遷承議郎自請奉祠乾道四年卒先生于佛老之學能究其所以然後從張魏公問行已之大方魏公手書所爲敬說以授之先生守之終身已從李延平得聞河洛所傳之要多所發明于是喟然歎曰儒佛之異無他公與私之閒耳由是自信益堅

宗義案朱子與宗約在延平門人最爲契合然朱子之交宗約在延平沒後宗約尋又入蜀其相與不過一二年耳宗約于蜀中得豫章議論要語曰歸當以示友人朱元晦而審訂之則其所推服朱子而外無人焉乃宗約卒于途中此言遂成虛語可歎哉

百家謹案朱子文集中有宗約行狀而道南源委錄中稱
宗約年未三十一榻蕭然屏遠聲色大爲朱子所敬服
劉先生嘉譽
劉嘉譽字德稱長樂人受學于延平子世南從林之奇遊
韋齋家學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別爲晦翁學案
劉氏家學胡程五傳
司理劉先生世南
劉世南字景虞嘉譽子少從三山林氏遊與呂東萊爲友秉禮
蹈義鄉黨敬之官吉州司理參軍子厥參閫書
童科劉先生厥
童科劉先生厥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橫浦學案表

張九成——韓元吉 別見和靖學案
　　龜山門人二程再傳安定濂溪三傳
　　陸學之先
　　凌景夏
　　樊光遠
　　汪應辰 別爲玉山學案
沈清臣——趙彥肅 別見象山學案
方疇 別見紫微學案
于恕——郎煜 見上橫浦門人
于憲
徐椿年
倪稱——子思

劉荀別見衡麓學案

郎煜

吏浩——子彌堅別見慈湖學案

孫守之

孫定之並見慈湖學案

張貳臣別見龜山學案

郭欽止

喻樗別見龜山學案

張浚別爲趙張諸儒學案

姚述堯

葉先覺

施德操——族孫庭先別見震澤學案

並橫浦講友

楊瑾

橫浦同調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

橫浦學案

祖望謹案龜山弟子以風節光顯者無如橫浦而駁學亦以橫浦爲最晦翁斥其書比之洪水猛獸之災其可畏哉然橫浦之羽翼聖門者正未可泯也述橫浦學案（梓材案是卷多仍黎洲原本其爲謝山所補者皆爲注明）

龜山門人二程再傳

文忠張橫浦先生九成

張九成字子韶錢塘人從學龜山紹興二年廷對第一僉判鎮東軍與監司不合投檄而歸學士大夫簪笈雲集多執贄門下入爲太常博士改著作郎除宗正少卿禮部侍郎兼侍講經筵論災異迕時相秦檜謫守邵州何鑄劾以依附趙公鼎落職先是先生嘗謂高宗曰外議以臣爲趙鼎之黨雖臣亦疑之帝問其故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無足怪也終父喪取旨與宮觀詹大方論其與僧杲誦詆朝政謫南安軍檜死起知温州戶部遣吏督軍糧先生遺書痛陳其弊戶部持之卽丐祠歸先生在謫居十四年解釋經義目病就明簷下疇痕雙趺隱然廣帥致贐金先生曰吾雖遷徙固乏何敢苟取卒不受自號橫浦居士亦稱無垢居士二十九年六月四日卒年六十八寶慶初贈太師封崇國公謚文忠雲濠案先生著有尚書大學中庸孝經論語孟子說無垢錄橫浦心傳及四庫書目采錄孟子傳二十九卷橫浦集二十卷

橫浦心傳

學問于平淡處得味方可以入道不然則往往流于異端不識眞味遂致誤人一生

或問學者多爲聞見所累如何曰只緣自家無主

或問所見與所守二者孰難先生曰所見難或曰今學者往往亦有所見而不能守則併與其所見而喪之先生曰不然只是所見不到故耳今人于水之溺火之烈未有無故而入水火者以見之審也設陷阱而蒙以錦繡玩而蹈之者多矣彼見畫虎而畏者久則狎之一日遇其眞則喪膽失魂終身不敢入山林

其理可見

或問作善則吉從惡則凶如此則善惡便是吉凶否先生曰分之則有僥倖之心

或問中和如何分先生曰中卽和作事合理人情自不乖

或問敬有定體否先生曰敬在心雖死不可變易簀結纓是矣

或問教小兒以何術爲先曰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躐等讀書乃餘事若不先以此則雖有慧黠之質往往輕狂後亦難教然有資質者父兄便教以學作文事科舉不容不躐等皆其父兄無識見子弟稍有所長便恣其所爲遂反壞其資質後來多不能成器豈得一第便是成器耶

或問孔子言性相近也不明言其實孟子乃曰人性善何也先生曰孟子源流甚正認得不錯但人不之思耳孔子嘗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于孝孝卽善也其言豈無所自

有志者其規模必先定無志者一切皆偶然

或問去異端難否先生曰人多不識異端所以難去只如楊墨本學仁義仁義豈是異端惟孟子能辯之故能去之也不然未必不反溺其說此所以去之覺難也

或問六經與人心所得如何曰六經之書焚燒無餘而出于人心者常在則經非紙上語乃人心中理耳不然則子雲韓愈董仲舒劉向之徒何以得傳其書

世俗之論多服于無心而君子則服于公公固無心矣往往有

所抉擇則以有心疑其不公今于十人而擇其一之善則九人者或及其一二或不及而謬得其名與夫忌而毀矜而怒者九人不無二三也十八可以數計也乃若自十而百自百而千積而上之擇之愈詳爭之愈衆紛紛而不可較吾以爲公也是乃所以起其不公之論也至于羣千百而餘其名錯其數唯吾之所取而唯其人之取吾固取之以無心而人亦不得以有心疑吾雖舉一盜跖而顏子不敢怒黜數伯夷而爲盜跖者亦不爲之慊然此世俗之論所以爲不公也不決之君子而孰決之乎未能不矜安謂知道未能忘得安謂知義未能輕名安謂知德知道者必不自矜知義者必不好得知德者必不沽名此皆表裏之符也

東漢君子太好名如李膺雖已禁錮而天下士大夫欣慕唯恐不及更相標榜互爲稱號八君八顧八俊八及八廚之名出而黨禍起矣皆不見道之故見道者必畏名名非可好從其自至猶且辭之況自相夸美乎此取禍之自也

禍福有幸有不幸而善惡之理則一定君子惟其一定之理而已豈當論幸不幸小人則一味圖僥倖或僥倖而得福往往不復以善惡爲定理矣

晉王祕爲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爲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歲寒不衰夫能屈以爲伸遜以爲得弱以爲強鮮不遂矣觀祕所言眞謹

厚君子也予名諸子皆以厚亦欲其不爲刻薄耳心吾此言凡發于口必當應心亦顧名思義之意諸子無爲刻薄以愧吾此言當三復之

或問事成于偶然語得于不思技精于無意理會于適爾然皆有終身而不可及往往意愛神喜自然不忘乃若工寫規畫朝誦夕記目注心想非不甚切而旋卽遺忘何也先生曰不用意處眞情自見用意則奪其眞矣孟子于赤子入井時喻仁此時眞情便掩不得雖頑嚚不肖者亦須發見當如此察之非言可盡

君子惟義所在雖處汙辱未始不榮若求以全名則必墮諂僞往往先自受辱矣

或問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若有感心則有思爲心卻說無思無爲何也先生曰當寂然不動時豈是土木

或問孔子言仁未始有定名如言仁之本仁之方以剛毅木訥爲近以克伐怨欲不行爲難樊遲之問則異于仲弓文子止得爲淸子文止問則異于子張顏淵之問則異于子貢司馬牛之得爲忠管仲止得爲如往往皆無一定之說而先生論仁每斷然名之以覺不知何所見先生曰墨子不覺遂于愛上執著便不仁今醫家以四體不覺痛癢爲不仁則覺痛癢處爲仁矣自此推之則孔子皆于人不覺處提撕之逮其已覺又自指名不得或曰如此則義亦可說先生曰若能于義上識得仁尤爲活

法

祖望謹案以覺爲仁謝上蔡之說也其說亦本之佛氏

或問古人卓然獨見者誰爲最先生曰伊尹或曰何謂先生曰伊尹去堯舜之世已遠絕無師承堯傳之舜舜傳之禹自此以往寥寥數百載伊尹斷然號于人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及湯學于尹故湯得尹之傳曰文武曰周公曰孔子皆由此傳之也不是獨見得到何由敢自任如此子細思之不是泛語補

或問先生平日處心忠厚于一事一物必欲成就其美故諸子姪皆以厚名欲其不輕薄耳以某觀之忠厚之人大抵多寬緩容物不甚迫切每見先生疾惡太甚于喜怒畧不能少制似覺不甚容與往往皆以先生爲剛躁不知或自覺否先生曰所養至則有藏蓄若作僞又非眞情理不順處自然不平初無容心也若見人之惡而不怒不是作僞便是姑息

或問屈人以服己不爭則怨屈己以服人不鬬則憾力未屈則爭鬬力已屈則怨憾此人情也而孟子論以大字小者樂天以小事大者畏天皆以爲然何也先生曰聖人以天理爲人情常人往往徇人情而逆天理故爭鬬怨憾與畏樂不同

或問科舉之學亦壞人心術近來學者唯讀時文事剽竊更不會理會修身行已是何事先生曰汝所說皆凡子也學者先論識若有識者必知理趣孰非修身行已之事本朝名公多出科舉時文中議論正當見得到處皆是道理汝但莫作凡子見識足矣科舉何嘗壞人

或問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鼎在木火上而以君子正位凝命言之豈非取其不動故邪先生曰鼎處烈火上如君子處倉卒擾攘中安然守正不動聲色而內有所處

或問處事當如何先生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

或問近日監司責郡守縣令守令惟務事辦往往有所不恤故人情法意每每多失其閒有一執法守正者動多拘礙不敢容易不以懦斥則以不能見鄙及違理背法一旦事敗者則又處之幸不幸此當如何先生曰做不得不如去既任其職只得守理守法雖以懦斥或以無能見鄙于心無愧人豈不知若較之違法背理而自處于幸不幸者一敗塗地非特在我有愧于人終豈無見察之理豈可謂之幸不幸

孟子于古聖賢中獨發一養氣之說卓然超越議論深邃如言勿忘勿助長言是集義所生言配義與道言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皆自其平日踐履工夫中來豈人所髣髴形似所可得者邪韓愈言孟死無傳其傳深矣眞難其人也

爲善而好名乃是大患若能涵養消除其好名之心方是爲善耳不然則有作輟矣

處道義中慣者處道義則拘迫道義可慣勢利甚輕處勢利中熟者處道義則拘迫道仁即是覺覺即是心因心生覺因覺有仁脫體是仁無覺無心有心生覺已是區別于區別熟則融化矣

見道者如見故物則他物不能易聞道者如聞妻兒聲則他人

聲自不相投

或問慮人疑者常爲人疑欲防人者必爲人防恐生事者多被事擾惡人擾者人每擾之如何先生曰皆自有以致之何如無欲無慮無恐無惡便自泰然此皆有心之過也

士大夫不必孜孜務挾冊看書但時時與文士有識者每日語話便自有氣象終日應接時事塵勞萬狀適意處少逆道理處多苟不時時洗滌令胸次閒稍有餘地則亦泊沒矣

道無形體所用者是苟失其用用亦無體

理之至處亦不離人情但人舍人情求至理此所以相去甚遠

或問當患難之來如何處曰無事時理會道理令實

或問生生之謂易如何是生生曰于道理生處不落死處便是

易

或問或者云知其爲小人便當以小人處之如何先生曰既知其爲小人待之則我先爲小人矣此何心哉天下豈能一一皆君子雖堯舜盛德之君朝廷之上猶有小人堯待之無異心也四凶爲惡于舜世故不免誅戮苟可以已舜未必遽發也

或問孳孳爲善者舜之徒孳孳爲利者跖之徒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如何是閒先生曰不可將利心去爲善

或問如何是聖賢氣象先生曰聖賢自不知氣象如何稍自涵養充實則自然蘊藉可觀長沮桀溺見仲由卽知爲孔某之徒仲由平日在聖門中行行孔子以爲不得其死一侍孔子行便

自各別

或問看古人書有入意處便覺與古人無異先生以爲果無異否曰凡古人書中用得處便是自家行處何問古今只爲今人作用多不是胸中流出與紙上遂不同

或問道果無形迹否曰道非虛無也實用處通變者是

或問人于窮時如何免怨尤曰理不一貫將天人物我都分卻自然多怨尤

或問退之言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如何先生曰此正是退之闢佛夫妻害處老子平日談道德乃欲搥提仁義一味自虛無上去反以仁義爲贅不知道德自仁義中出故以定名之實主張仁義在此二字既言行仁義之後必繼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于外之謂德亦未始薄道德也特惡佛老不識仁義即是道德故不得不表而出之

或問龍無羽而飛蟬無喙而飲兔無牝而育蛇無足而行蚓無首而穴此理如何先生曰龍能變蟬能吸兔能望蛇能擾蚓能不銳而能食壤豈有無故之理但人不推之耳

君子之心常長厚小人之心多刻薄心之所存治亂安危得失成敗所自生也不可不戒

人失則悲得則樂非能自爲得失也而得失必有主故所以致其悲樂者以主之者致之也有片玉而吾得之樂因以寓一旦失之則悲亦隨之是吾之所樂者以此玉之得而所悲者以此玉之失樂以玉得而吾初不與其樂悲以玉失而吾初不與其

悲得失亦初不與而玉與之反其初焉則玉與吾較然二物耳
而吾切切乃欲斂其得失悲樂于己而故爲之得失悲樂豈不
疏且狂哉故凡物交于前而情動于中墮于得失悲樂之域者
安得不少反其初乎

凡物之形于外者常有以泄吾之眞吾遒知其形而不爲之泄
則物初無柰我何而我固自若也爲之凶惡橫以泄吾之怒
爲之諛佞倩盼以泄吾之喜爲之厄窮憔悴以泄吾之悲爲之
放曠快逸以泄吾之樂此皆不明乎道而與物爲徒者也至于
有所養者則喜怒哀樂初不足以動其心而付之喜怒哀樂而
已我何容心哉

人之念慮欲靜要須盡窮理之學理之不窮而欲念靜事來無
處則愈擾矣若見得到底往往常覺靜理定故也亦有頑嬾人
自會頓置閉事不挂思慮者然亦不可應物

頃嘗見邵德升分定錄凡神告夢識爲人耳目聞見者歷數其
詳且以驚貪愚不安分之人喪廉恥圖僥倖以至死亡而不悔
予名教亦有補矣然此理亦甚易曉不學而求名無貨而爲商
不耕而欲食雖三尺之童知無此理然其閒亦有偶然成名無
貨得貲遊手坐食則往往舍其正而求其幸苟其得而忘其生
忽其所不可而覬其所或可此皆暗于理故耳胡先生序春秋
說有云君子以義斷命而不委之于命以理合天而不委之于
天此說又有造化不止于能安分而已

梓材謹案黎洲所錄橫浦心傳五十八條今移爲附錄者四條移列于忠甫傳後者一條移入古靈四先生學案者

一條移入百源學案者一條移入伊川學案者一條

橫浦日新

爲善者常受福爲利者常受禍心安爲福心勞爲禍

曾子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學者欲識中道試以此求之補

道非虛無也日用而已矣以虛無爲道足以亡國以日用爲道則堯舜三代之勳業也

用明于內者見己之過用明于外者見人之過見己之過者視天下皆勝己也見人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己也此智愚所以分與

幼喜放壯喜鬬老喜憂補下同

學文者多忌學道者多退退謂退遜

已以爲是衆以爲非已以爲非衆以爲是吾將何從曰學而已矣學而明乎善則是非不愧乎聖賢矣否則是非皆私心耳奚擇焉

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若曰不發是無喜怒哀樂也若曰已發此乃和爾亦非中也惟言未發所以見子思之精微

君子之學豈志在取一第效一官而已飲食起居皆宰相事業也

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于此是以君子愼其獨補

人皆有此心何識之者少也儻私智消亡則此心見矣此心見

則入孔子絶四之境矣

觀大節必于細事觀朝廷必于平日平日趨利避害他日必欺君賣國矣平日負約失期他日必附下罔上矣

君子爲善期于無愧而已非可責報于天也苟有一毫覬望之心則所存已不正矣雖善猶利也

士大夫以氣爲主氣一不振則阿諂苟容無不爲矣補

巧不如拙明不如晦動不如靜進不如退補

梓材謹案橫浦日新黎洲所錄十二條今移入伊川學案一條移入龜山學案一條移入劉李諸儒一條謝山補錄入條移入明道學案二條

附錄

先生夙學天成八歲默誦六經通大旨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試公答如響且置卷斂衽曰精粗本末無二致勿謂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某敢以聖賢爲法諸老驚嘆曰眞奇童子也十歲善文時儕稱雄十四遊郡庠閉閤終日寒折膠暑鑠金不越戶限比舍生穴隙以視則斂膝危坐對賓大編若與神明爲伍更相驚服而師尊之

射策集英殿暑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願以剛大爲心毋遽以驚憂自沮又曰臣觀金人有必亡之勢而中國有必興之理特在陛下何如耳又曰今日待敵之計當先用越王之法以驕之使侈心肆意無所忌憚天其滅之將見權臣爭強篡奪之禍起矣又曰陛下之心臣得知之方當春陽晝敷行宮別殿花氣紛紛竊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塵沙漠漠不得共此融和

也其何安乎盛夏之際風窗水院涼意淒清竊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剪氈擁蔽不得共此疏暢也亦何安乎澄江潭練夜桂飄香陛下享此樂時必曰西風淒勁兩宮得無憂乎狐裘溫煖獸炭春紅陛下享此樂時必曰朔雪霏丈兩宮得無寒乎至于陳水陸飽珍奇必投箸而起曰雁粉腥羊兩宮所不便也食其能下咽乎居廣廈處深宮必撫几而嘆曰穹廬氈脫兩宮必難處也居其能安席乎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以金人之故使陛下冬不得温夏不得清昏無所定晨無所省問寢之私何時可遂乎在原之急何時可救乎日往月來何時可歸乎每歲時遇物想惟聖心雷厲天淚雨流撫劍長吁思欲埽清蠻帳以還二聖之車此臣心之所以知陛下者如此又曰搜攬珍禽驅馳駿馬道路之言有若上誣聖德者深察其原蓋自閹人私求禽馬動以陛下爲名且閭寺聞名國之不祥也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此臣之所以憂也賢士大夫宴見有時宦官女子安居前後有時者易疏前後者難閒聖情荏苒不知其非不若使之安埽除之役復門戶之司凡交結往來者有禁干與政事者必誅陛下日御便殿親近儒者講詩書之指歸論古今之成敗云云上感其言拔置第一侍郎在講筵上嘗謂曰何以見教對曰臣安敢當見教之語抑不知陛下臨朝對羣臣時如何存心上曰以至誠曰不知入而對宦官嬪御又何如上曰亦以至誠曰外不對羣臣內不對宦官嬪御端居靜處時不知又如何上遲疑未應曰只此遲疑已

自不可上極喜握其手曰卿問得極好
上嘗命講春秋對曰臣未嘗習如高閎卻理會得上曰朕要卿
講辭遜再三上固命之對曰必欲臣講臣惟以論語孟子爲說
上大喜曰又道不會
先生既免喪秦檜取旨上曰可與宮觀此人最是結交趙鼎之
深者自古朋黨唯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既而詹大方言
頃者鼓唱浮言九成實爲之首徑山僧宗杲知之今已遠竄爲
首者豈可置不問望罷九成宮觀投之遠方以爲傾和者之戒
落職編置安南軍先生與宗杲爲莫逆交秦檜忌先生于是言
者論先生與宗杲誦詛朝政
謫居南安步帥解潛亦謫居焉病劇公往省之謂曰太尉平日
所懷有不足者否潛泣曰一生唯仗忠義誓與敵死以雪國恥
以不肯議和遂爲秦檜所斥此心唯天知之先生曰無愧此心
足矣奚必令人知然人亦無不知者但有遲速耳潛曰聞此言
心中豁然矣卽逝公曰武人一念正氣此與朝聞夕死何異吾
儕讀聖賢書平日安可不正此心乎
在南安或問先生曰近日士大夫氣殊不振曾無一言及天下
事者豈皆無人材邪先生曰大抵人材在上之人作成若摧抑
之則此氣亦索有道之士不任其事安肯以自取辱哉秦檜方
斥異己大起告訐此其志欲盡殺賢者然未必不反徼人之言
子姑俟之
有士大夫見過云近日仕宦習氣可惡上下相蒙只圖苟免全

無後慮若不如此則往往其禍先及爲之柰何先生曰精金百鍊則愈剛爲器益利人自不至誠豈有不可爲者

一士夫遠自浙江攜家入廣赴調且以貧爲累焦焦然見于顏色因謂之曰貧不足爲公累心爲公累耳若公不入仕又何以處隨分節約老幼均之自可無累若以口腹欲快意但恐私慾橫生無時可足貪冒無恥禍必及之囘視節約之樂如在天上請公先與此心斷之便自無累

南安一老兵長在左右入夜時與子姪說文字或至三鼓老兵不去因謂之曰汝老自去眠其老兵忽云每聽侍郎說書某自喜眠不著但恐諸小官人欲睡耳引至燭下則兩目熒熒口吻喻喻欲語喜色滿面先生曰小人中亦有警策者到此乃見知于此人且可發一笑

或問先生手執一紙扇過數夏破卽補之一皮履汙敝闕裂亦不易頭上烏巾用紗不過一二尺許乃以疏布漬以墨汁作巾至夏間裹之或至墨汁流面亦不問筆用禿筆紙用故紙以至衣服飲食皆不揀擇粗惡尤甚人乍見者必以爲不情而先生處之平生不改此是性卛抑愛惜不肯妄用卛若使愛惜亦不應如此敝陋深所未曉先生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一去自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卻費了多少工夫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他此等語須是學道之士修行老僧方說得入世人往往以我爲鄙吝以我爲迂僻我見世人役役然爲此身所擾自早至夜應副他不暇特可爲發一笑耳

汪玉山讀龍川志曰無垢昔與某言古人行事信其大節小疵當弗論往往有曲折人不能盡知者如寇公正直聞天下豈肯向人求官者歐陽公志王文正墓言其從公求使相若此之類愼言之子聞宋子京爲晏臨淄門下士而草晏公罷相制多貶辭及讀龍川別志悚然自失乃知別有曲折無垢之言益信補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孝經引詩十引書一張子韶云多與詩書意不相類直取聖人之意而用之是六經與聖人合非聖人合六經也六經卽聖人之心隨其所用皆切事理補

黃東發曰橫浦先生憂深慇切堅苦特立近世傑然之士也惟交遊杲老浸淫佛學于孔門正學未必無似是之非學者雖尊其人而不可不審其說其有所謂心傳錄者首載杲老以天命之謂性爲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爲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爲千百億化身影傴虛喝聞者驚喜至語孟等說世亦多以其文雖說經而喜談樂道之晦庵嘗謂洪适刊此書于會稽其患烈于洪水夷狄猛獸豈非講學之要毫釐必察其人旣賢則其書盛行則其害未已故不得不甚言之以警世哉蓋上蔡言禪每明言禪尙爲直情徑行杲老教橫浦改頭換面借儒談禪而不復自認爲禪是爲以僞易眞鮮不惑矣

宗羲案朱子言張公始學于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于釋宗杲語之曰左右旣得把柄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途同歸則住世出世閎兩無遺憾矣用此之故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

之耳目案橫浦雖得力于宗門然淸苦誠篤所守不移亦未嘗諱言其非禪也若改頭換面便是自欺欺人幷亦失卻宗門眼目也

橫浦講友

提舉喻湝石先生樗 別見龜山學案

忠獻張紫巖先生浚 別爲趙張諸儒學案

進士姚先生述堯

姚述堯字進道華亭人在太學日每夜必市兩蒸餅未嘗食明日輒以飼齋僕同舍皆怪之子韶問曰公所市蒸餅不食徒以飼僕何邪先生曰固也某來時老母戒某之學夜閒飢則無所得食宜以蒸餅爲備某雖未嘗飢然不敢違老母之戒也市之

如初參北窗炙輠

梓材案先生張孝祥楊進士有蕭臺公餘詞一卷見朱竹垞跋語北窗炙輠二卷

葉先生先覺

施持正先生德操

施德操字彦執鹽官人學者稱爲持正先生與橫浦遊從頗厚文章學問亦其輩流也病癈而沒識者悲之生平論纂甚富里人郎晦之煜偶得其孟子發題輒鋟木以廣其傳使學者嘗此一臠亦可以知先生之大畧云雲濠案先生所著又有北窗炙輠二卷

謝山題北窗炙輠曰持正先生顚末畧見于竹垞檢討之跋梓材案竹垞跋云彦執張子韶之友也病癈而沒子韶以文祭之云生平朋友不過四人姚葉先亡公繼又去

其和彥執詩云環顧天下間四海惟三友三友者彥執及姚進道葉先覺也　然未足以發其書之蘊也是書卮言叢語若出自不經意所爲乃其于伊洛再傳弟子微言多所收拾讀者未可以說部目之也持正與橫浦爲心交顧橫浦墮入妙喜之學而持正獨否則尤卓然不滓者矣

孟子發題

天生聖賢蓋將以祐斯文也故其所作必卓然有所建明余嘗竊怪夫自孔子沒諸子百家分散四起操觚牘挾徒黨駕其說于天下人人自以爲得聖人之道其說卒不明惟孟子一書乃與六經孔氏之說並傳世之學者至號之爲孔孟嗚呼何其盛也晚聞師說始知其立言之意果不與百家衆說同其論道德之旨果不詭于六經孔氏之說其所以有補于天下後世其功果不細而世之學者至號曰孔孟其說果不誣嗚呼天之生斯人也其果有意于斯文乎古人謂其書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燦然靡所不載固也然私竊論之孟子有大功四道性善一也明浩然之氣二也闢楊墨三也黜五霸而尊三王四也是四者發孔氏之所未談述六經之所不載遏邪說于橫流啟人心于方惑則余之所謂卓然建明者此其尤盛者乎自古聖人未嘗劇談性是以諸子之說紛然其間曰善曰惡曰混曰三品曰無分于善不善爭論四出要其歸皆以氣爲性者也豈眞識所謂氣哉孟子于衆說之中獨發之曰人性善自孟子談人性善始覺天下之人皆與天地等皆與堯舜等雖頑

闇猥瑣昏愚樸陋皆得爲道德之歸與向之爲善惡之論者功用何如哉此孟子所以爲知性之言而大有補于斯人也然後世談性莫盛于釋氏釋氏談性明體而不明用自喜怒哀樂以前釋氏宜知之喜怒哀樂已發以後釋氏置之不論此所以功用爲闕然然則欲明性善乎正在喜怒哀樂之後不然則寂然不動之時善惡安在孟子兼其用而發之始覺四端之用沛然見于日用開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事業皆自此建立人性如此古人未發也孟子獨發之此一大功也自古論道德者自性命之理達之于父子君臣自治心修身推之于天下國家以至天地萬物幽明鬼神何所不至特不言養氣孟子于衆說之中獨論浩然之氣自孟子談浩然之氣始覺聖賢所以爲聖賢以有此氣孰謂此氣外物不困者是也有一物可困于吾則所存者喪矣所以爲聖賢者如何亦有是氣也方充然自得于心雖不可名狀要其爲物中正勇健廣大堅固故行之于富貴富貴不能困之使淫行之于憂患憂患不能困之使戚行之于聲色聲色不能困之使流行之于威武威武不能困之使懼行之于事物紛擾之地則事物紛擾不能困之使亂凡物之自外至者雖雜然並進而吾之胸中卓然皆有所主而非智力所及者曾子之大勇孟子之不動心非以此氣存焉乎故曰至大至剛以直世之人不明此氣往往認其氣血之彊以謂浩然者于是以倨傲爲大以淩暴爲剛以倖倖者爲直若然則世之凶人纍德皆得浩然之氣矣嗚呼噫嘻孰能眞識吾所謂直剛大之德乎

則外物不困而天理渾然故其氣之充于吾身也睟然見于面盎然發于背沛然見于周旋動作之間古人之大有爲于世者皆出于此其塞于天地則日用爲之光明山川爲之秀發萬物爲之繁滋祲祥疾癘爲之衰息其氣如此古人未發也而孟子獨發之此又一大功也當戰國之時斯道既喪邪說並作于是有所謂縱橫之家有所謂刑名之家有所謂楊墨之家縱橫之家翻覆變詐舞一世于口舌之上而刑名之家深刻慘毒納天下于刀鋸之下使當時之民沒身塗炭水火之中而不能出實二家之爲至于楊墨之家雖云其道過差然推其心亦本于爲善耳比之二家豈不賢甚矣哉然孟子置二家不問反區區于楊墨其故何哉蓋二家之失易見而楊墨之禍難知譬若疾病

然發狂悶亂惴惴若不朝夕而未必能死膏肓之病四肢固無恙飲食起居如平日此庸醫之所忽而倉公扁鵲之所望而走也何則縱橫之家誰不知其翻覆之惡刑名之家誰不知其慘毒之惡君子雖不問終于破壞而已至于墨子之兼愛則近吾聖人之仁楊氏之爲我則近吾聖人之義惟其在于近似天下莫知其非此孟子不得不辯也且天下之道莫大于君父君父之道隆則治之所由起君父之道微則亂之所由生治亂之機實係于此墨氏之道豈必無父楊氏之道豈必無君推其兼愛之過必至于無父楊氏之過必至于無君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推其爲我之過必至于無君君子知微知彰無父無君然後楊墨之失方明而異端之說方破使天下後世

人倫不隕而天理以全此又一大功也聖人之門唯論一心術霸者之心術何如哉余嘗借威公而論之威公九合諸侯一正天下此五霸之雄也然當時狄伐衛力可救而不救又狄伐邢力可救而不救及衛之亡也率諸侯而城衛邢之亡也率諸侯而城邢不救之于未亡之前乃城于既亡之後其設心以爲救亂之功小而存亡之功大故棄其難而成吾功聖人知其心故于救邢書曰齊侯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以明齊侯實無救邢之心故擁兵而不進也未亡之前力可救而不救待其宗廟既已隳燼社稷既已顛覆人民既已塗炭乃徐起而收其存亡之功此何心哉公子慶父之亂魯國幾殆書曰齊仲孫來春秋或書來朝或書來聘或直書來諸侯以禮來則曰來朝大夫以禮來則曰來聘或直書來蓋不與其來也猶曰無禮云爾夫齊仲湫來寧魯難聖人曷爲不與其來蓋仲湫之來名爲寧魯難實欲窺魯耳何以知之威公問曰魯可取乎仲湫曰猶秉周禮聖人知其心故書曰齊仲孫來夫魯之難仁人君子所以惻然動心者也威公乃外收寧難之名內實欲乘危而取其國此何心哉苟爲不然司馬子魚何爲謂宋襄公曰齊威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由此觀之五霸之心可知矣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夫舜跖之分雖小夫女子所能知至善利疑似雖明哲有不辨然則威公城楚丘以存衛城夷儀以存邢使仲湫以存魯豈非仁人君子之事然推其

心爲利乎爲善乎將爲舜之徒乎抑爲跖之徒乎五霸之爲貴故孟子斷之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而天下之心術正此又一大功也嗚呼堯舜之道自孔子傳之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自孟子得其傳然後孔子之道益尊而曾子子思之道益著其所以發明斯文開悟後世者至深矣顧余不敏何足窺其髣髴是四者之功所聞于師說如此然則世之談孟子者孰不曰仁義而不知仁義果何物也胡不于赤子入井之時識其所謂人性善乎胡不于無不慊心之時識其所謂浩然之氣乎胡不于其顙有泚之時識其所謂楊墨之非乎胡不于齊王不忍觳觫之時識其所謂王者之心而黜其霸者之心乎此皆聖人心術之要孟子直指以示人學者于此了然能明此心而存之以誠敬養之以持久窮之以學問而漸摩之以師友則庶乎眞識孟子之仁義矣不然雖白首七篇之中猶曰未讀此書可也

附錄

橫浦曰施彥執作孟子發題云孟子有大功四明浩然之氣道性善闢楊墨黜五霸而尊三王皆前聖之所未言六經之所不載有功于名教此說亦是一見然謂之功似亦未善

又曰彥執工于詩一日見其賦柳有春風兩岸客來往紅日一川鶯去留不見柳而柳自在其中語亦工矣

橫浦同調

楊謹獨先生璿

楊璿字子平鹽官人安貧樂道不妄取與尤嚴謹獨之操居暗室猶在廉衢學者稱爲謹獨先生與同里施持正皆力行好修里人向慕邑令魏伯恂闢祠合橫浦持正祀之參兩浙名賢錄

橫浦門人二程三傳

尚書韓南澗先生元吉別見和靖學案

尚書凌景夏字季文餘杭人徒步從橫浦遊紹興二年同第先生居第二官至吏部尚書

附錄

于恕曰舅氏平日師友弟子閒如凌季文喻子才樊茂實汪聖錫其人物如何橫浦曰季文醇厚謹畏遇事有不可犯者子才學問有理趣和易而知幾茂實沈靜聖錫敏悟操履有守

知州樊先生光遠

樊光遠字茂實錢塘人少從橫浦學紹興五年南省奏名第一除祕書省正字上疏言今日士大夫之論莫不以金人詭詐爲可憂臣獨曰詭詐不足憂而信其詭詐深可懼也願陛下勿以得地爲喜而常以爲憂勿罪忠讜以養敢言之氣勿喜迎合以開濫進之門勿盡民力宜愛惜之以固根本勿沮士氣宜聳動之以備緩急時相秦檜將遂休兵罷爲閒州教授後召爲祕書丞除監察御史尋補外知嚴州參咸淳臨安志

附錄

施彥執曰余嘗愛茂實謂有一武王必有一伯夷有一陳平必

有一王陵有一霍光必有一嚴延年有一姚元之必有一宋廣平不如是無復人道矣

文定汪玉山先生應辰 別爲玉山學案

祕監沈晦巖先生清臣

沈清臣字正卿鹽官人也紹興丁丑進士官國子錄有薦之召試者執政或發笑曰安有張子蓋女壻可爲館職者遂罷先生憤之會以歸正人王希呂爲諫官先生上書言其不可語侵宰相孝宗大怒時虞允文惡沈介乃下先生于理風使引之先生不可謫封州益勵風節晚乃召爲敕令局刪定官孝宗欲行三年之喪執政大臣皆主易月之說諫官謝諤禮官尤袤心知其不可而莫敢盡言先生疏陳六事其一謂三年終制本之禮經行之陛下不必以滿廷之說有所回惑其一謂羣臣請陛下還內之期方下禮官集議臣以爲當俟梓宮發引始還大內其一謂金人會慶節使三省密院引明肅升遐故事請陛下見之吏部尚書蕭燧以旣罷百官慶壽恐難以見使人但可于小祥後二日引見于德壽宮素幄是調停之說也已有詔從之矣竊考仁宗時嘗使契丹遭虜有喪至柳河而還虜主不見也夷狄尚知有禮中原乃不如邪況陛下居喪與明肅時事體不同望斷自宸衷勿牽羣議上大以爲然是日先生所奏八千餘言展讀甚久知閤張嶷奏已展正引例隔下先生奏讀如初移時嶷云簡之上目留先生令帶卻又良久嶷奏進膳先生正色謂曰所言乃大事讀竟乃退孝宗喜曰卿十年去國今不枉矣于是命

就館津遣金使卻其書幣金使感嘆而去其後雖以羣臣五上
表請還內孝宗勉從之于小祥後二日還內設素幄奏事而三
年之喪遂定及大祥羣臣三上表引康誥冕服出應門語請御
殿詔許于祔廟後行之先生疏言陛下當堅持前此內殿聽政
之旨祔廟後御殿終爲非禮將來祔廟畢日豫降御筆截然示
以終喪之志杜絕輔臣來章勿令再有陳請力全聖孝以刑四
海上嘉納之及祔畢竟如先生所請罷御殿禮且斷羣臣之請
論者謂是時儒臣林立莫能成帝志而力破滿朝淺薄之說者
庶寮一人而已壽充嘉王府翊善以直諒稱壽遷祕書監光宗
卽位先生以舊學在朝趙忠定公倚之肯人側目被章去黨論
起有造爲先生告人之言曰相公乃壽皇養子又言先生嘗告

忠定曰外閒軍民皆推戴公禍且岌岌先生講學如故壽卒先
生少學于橫浦既自嶺南歸遷居茗上甚以師道自重獨其與
門生問答一語不契輒使再參頗近禪門蓋亦橫浦佞佛之傳
同時如玉山忠甫皆能幹師門之蠱惜先生之澄汰未盡也然
大節則不媿于聖人之徒矣方姚愈以流言入告先生與劉光
祖徐誼游仲鴻並列及頒黨籍先生獨幸而免殊不可考宋史
脫畧不爲先生立傳今捃摭諸書以補之補○雲濠案先生所著有晦巖集十二卷

通守方困齋先生疇別見紫微學案

于先生恕

于先生憲合傳

于恕字忠甫口口人無垢先生之甥也其序橫浦心傳錄曰予

與憲弟自幼承訓頗以警策別于羣兒每一感念情不自置遂抱琴劍徒步三千餘里抵嶺下予既自喜得至舅亦喜予之來朝夕得侍座席講論經史難疑答問無頃息少置從容之暇則談及世故凡近人情合事理可爲學者徑庭者莫不備錄雖所說或與舊說相異皆一時意到之語亦不復自疑故名之曰心傳予後以思親歸季弟憲亦不憚勞遠奮然獨往其承教猶予前日也遂各以所得合爲一集初不敢以示人止欲訓家庭子姪耳予學生郎煜粗得數言纂爲所錄而士夫已翕然傳誦信知舅氏一話一言爲世所重如此予老矣守其樸學固而不化往往不與時習投凡六舉于禮部而無成遂匿影林下時時提省此心不致爲窮達得喪所累以失其源流則亦無愧于吾舅平日之教矣

錄橫浦語

恕問佛氏以寂滅爲教其徒未能泊然于飲食男女之欲乃欲以紙上死生禍福之說恐動其心使入于善彼世之小人刑戮榮賞日加而日督之猶且求以幸免孰謂無知之孩孺與夫鄙詐賤隸之人而欲以此化之耶而其甚者至于抑絕掩閉以成其姦過于刑戮小人之所不爲者世方敬其徒而曾不察不知此亦何理先生曰佛氏一法陰有以助吾教甚深特未可遽薄之吾與杲和尚遊以其議論超卓可喜故也其徒寧得皆善但吾甥所見者其徒之不善者耳恕曰理道妙處如子思孟子之書何減圓覺楞嚴必欲從事其人頗非素心先生曰自來知吾

甥每有惡之之語執得堅時亦好但恐見不透後反為其徒所
冷笑且更窮究且更窮究

主簿徐先生椿年

徐椿年字壽卿元豐人紹興十二年進士官宜黃主簿橫浦弟
子所著有尚書本義補

常簿倪綺川先生稱

倪稱字文舉雲濠案稱一作偁歸安人受業橫浦先生之門而與芮祭
酒友善祭酒嘗曰文舉吾藥石后友也補

梓材謹案先生紹興八年進士官太常寺主簿著有綺川
集十五卷

知軍劉先生荀別見衡麓學案

特奏郎先生煜

郎煜字晦之錢塘人受學于橫浦嘗輯橫浦心傳諸書淳熙十
四年特奏得官未任卒或謂先生世系與侍郎簡同譜曰我家
白屋豈可妄攀華胄

梓材謹案于忠甫稱先生為余學生其殆受學橫浦而卒
業于于氏者

忠定史眞隱先生浩

史浩字直翁鄞縣人由進士除國博因轉對言普安恩平二王
宜擇其一以係天下望高宗納之普安為皇子進封建王以先
生兼直講一日講周禮言酒正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
會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膳羞可以不會飲酒不可以無節
也王作而謝曰敢不佩斯訓金人犯邊下詔親征王請率師為
前驅先生以晉申生唐肅宗靈武之事為戒王大感悟立俾先

生草奏請扈蹕以供子職辭意懇到高宗知奏出先生語大臣曰眞王府官也歷遷右庶子孝宗受禪累拜尚書右僕射首言趙鼎李光之無罪岳飛之久冤宜復其官爵錄其子孫從之張魏公浚乞幸建康先生陳三說不可與魏公異議王十朋論之出知紹興遂予祠自是不召者十二年淳熙五年復爲右丞相帝曰自葉衡罷虛席以待久矣先生蒙恩再相唯盡公道劉文節光祖試館職論科場取士之道帝親批其後曰國朝以來過于忠厚宰相誤國大將敗軍未嘗誅戮懲賞立乎前誅戮設乎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遺會覿持示先生先生奏唐虞之世四凶止于流竄三考之法不過黜陟誅戮大臣秦漢法也太祖待臣下以禮治仁宗而德化隆洽聖訓則曰過于忠厚夫爲國而底于忠厚豈有所謂過哉臣恐議者以陛下自欲行刻薄之政歸過祖宗不可不審也及自經筵將告歸薦江浙之士十五人如薛象先楊敬仲陸子靜石應之陳益之葉正則袁和叔趙靜之張子智後皆擢用不至通顯者六人而已除太傅致仕封魏國公治第鄞之西湖上帝爲書明良慶會名其閣舊學名其堂光宗御極進太師紹熙五年卒年八十九謚文惠嘉定十四年追封越王配享孝宗廟廷改謚忠定先生喜薦人才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帝知之茂嘗毀先生曰卿豈以德報怨耶先生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爲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謚先生先生薦濟掌內制帝曰濟非議卿者乎先生曰臣不敢以私害公其寬厚類此參史傳

謝山題忠定鄭峯眞隱漫錄曰忠定最受橫浦先生之知故其淵源不謬其爲相自屬賢者特以阻規恢之議遂與張魏公參辰然忠定蓄力而動不欲浪舉不特非湯思退沈該之徒亦與趙雄之妒南軒者不同而梅溪劾之其言有稍過者不然忠定首請褒錄中興將相之爲秦氏所陷者而乃自蹈之乎至其有昌明理學之功實爲南宋培國脈而惜乎舊史不能闡也忠定再相謂此行本非素志但以朱元晦未見用故勉強一出耳既出而力薦之幷東萊象山止齋慈湖一輩盡入啟事乾淳諸老其連茹而起者皆忠定力也其于文人則薦放翁其家居則遣其諸子從慈湖絜齋講學又延定川之弟季文于家以課諸子故其

諸子率多有學行可觀者其不馴者止同叔子申耳吾攷嗣是而後宰輔之能下士者留公正趙公汝愚周公必大王公藺皆稱知人而忠定實開其首忠定之功大矣彼夫王淮之徒以私昵阻正人拗爲學禁貽慶元以後之禍等量而觀豈不相去懸絕歟今讀忠定之集其資善堂諸文字所以啓沃孝宗于潛藩者也其兩府文字則卽吹噓諸老不遺餘力者也其歸田以後文字所以優遊林下舉行鄉飲酒禮建置義田者也中興宰輔如忠定者蓋亦完人也已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剳記宰輔家登學案者南宋史忠定王家三世五人忠宣彌堅從子文靖彌忠獨善彌大及忠定孫朝奉守之並見慈湖學案獨善孫蒙卿自爲靜清學案

郭先生欽止

郭欽止字德誼東陽人從橫浦遊輕財樂施鄉井賴之闢石洞書院延名師以教子弟撥田數百畝以贍之後進多所成就縣學創書閣先生助之財又置書籍輸之　參東陽縣志

施氏家學

施先生庭先別見震澤學案

沈氏門人二程四傳

節推趙復齋先生彥肅別見象山學案

于氏門人

特奏郎先生煜見上橫浦門人

倪氏家學

文節倪齊齋先生思

倪思字正甫歸安人也父稱受業橫浦之門先生傳父之學成乾道進士淳熙博學宏詞累遷至祕書郎以大旱上封事請罷苛斂察冤獄且請別詔中外士大夫皆得有言避殿減膳明示畏天之實且請時召大臣講論治道拱默充位者斥之次言臺職事官以言補外所宜昭示好言之實以釋人心之疑遷者以倉庫事上聞雖頗得實然百吏各有統察監司臺諫皆耳目也焉用此輩爲孝宗是之初廟議銳意規恢迎合者多至大官久而不驗頗厭之更用謹默之士先生言往者虛誕今者輭美胥失之孝宗曰卿奇才也遷著作郎兼直翰林因侍上論旌廉吏以律貪廣集議以審令光宗卽位言高宗揖遜父子無閒今陛

下承奉尤當過之請日引職事官輪對如壽皇初年又言陛下方受禪金主亦新立欲制其命必有以勝之彼奢則以儉彼暴則以仁彼怠惰則以惕厲且請增置諫員又請召內外將帥訪問以知其才否遷將作少監兼權直學士院請速按壽皇聖政爲成規裁覈恩賞格之濫除將作監兼權中書舍人言皇子翊善宜用老儒上以命黃裳又言吳璘不可爲兵部孝宗聞而是之因上過宮問上曰倪思今爲何官曰權舍人孝宗曰猶爲權邪于是眞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聖明節詔伶人依舊先生言不可紹熙二年兼侍講其春以大雪震雷求言先生謂大臣苟且給諫緘默講讀官闕員節鉞遙刺輕濫內廷好賜無節燕飲褻暱版曹州縣迫急商農愁嘆會計餘條興鐫減未什一而

羣言未已無名之賦久議而未蠲疆埸之備不修緩急必誤事初孝宗以戶部經費之餘財于三省置封樁庫以待軍用至紹熙移用始頻會有詔發緡十五萬入內帑以備犒軍先生謂此實借名給他費請無發且曰往歲所入約四百六十四萬緡而所出之餘不及二萬非痛加撙節則封樁自此無儲遂定議犒軍歲以四十萬緡爲額由是費用稍有節戚畹韋璞除待制潛邸舊人譙熙載除觀察使皆封還詞頭劉光祖以爭吳端事左遷先生爭之光祖雖不果留而端亦黜又言姜特立之于請潘景珪之潛結近倖皇后姊夫王士廉請佃平江府官田以內小臣宣諭漕臣先生爭曰此斜封墨敕之漸也祕書監楊萬里聞之函簡先生曰去有旨將漕江東先生留錄黃欲繳之萬里求

幸勿留我先生答曰此公論不以爲然縱不復繳當別請之萬里又止之曰幸幷別請之說免之然先生卒入劄言萬里剛毅狷介之守不宜遂使去國臣雖書行猶望陛下留之不報時美萬里之有守而先生之能愛賢也除禮部侍郎光宗久不過重華冬至日晏不視朝先生首以四疏開陳會召嘉王先生言壽皇之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欲見嘉王也上頗動容中宮與外事先生因進講姜氏會齊侯于濼極論家之不齊至于陰陽易位甚則離閒父子漢之呂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特一莊公也胡晉臣九袤夏執中卒上不信先生奏曰陛下因疑致疾愈疑愈疾遂使父子之閒中外之事有不能合理者上竦然四年兼權吏部侍郎先生諫上飲酒過度上曰卿能盡言尋充金國賀正使先生言陛下累徵問安之期中國猶知有疾也脫金人以爲問臣將何辭上曰旦夕便當過宮先是先生嘗請書孝經四章寘座右至是章良能劾先生以敵脅君以孝經誦訕不報先生出關待罪詔知紹興府未行而孝宗崩寧宗立七月得請奉祠會求言先生條上十二事曰兢畏曰敬天曰法祖曰奉先曰安親曰正心曰勤政曰任外廷曰親賢曰納諫曰節用曰謹終起知泉州明年五月召除吏部侍郎直學士院同知貢舉御史姚愈以韓侂胄意劾之出知太平州劉德秀又劾之奉祠俄起知泉州御史朱欽劾之罷已而知建寧府御史徐柟劾之罷開禧二年參政李壁爲侂胄言乃召爲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先生上疏辭曰臣乃者爲徐柟所劾柟言是臣不當召臣可用柟

不當留有詔申召入見時倪胄亦以邊事壞稍悔先以書致殷勤曰國事如此一世人望豈宜以潔己爲賢哉先生報曰但恐方拙不能徇時好耳時赴召者率先謁倪胄始入對先生徑造朝首論言路不通自呂祖儉謫徙而朝士不敢輸忠自呂祖泰編竄而布衣不敢極說近者北伐之舉儘有一二人言其不可如使未舉之前相繼力爭更加詳審必不輕動又言蘇師旦贓以巨萬胡不黥戮以謝三軍皇甫斌喪師襄漢李爽敗績淮甸秦世輔潰散蜀道皆罪大罰輕又言近歲士大夫寡廉鮮恥列拜于勢要之門甚者匍匐屏穿竇而入門生弟子施于執經受業者今無往而不稱且加以恩府恩使恩父之目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倪胄大怒其闕所謂恩父者乃指毛自知之于蘇師旦也先生見倪胄曰平章明有餘而聰不足堂中剖決如流此明有餘爲蘇師旦所蒙蔽者聰不足蘇師旦與周筠並爲奸利師旦已敗筠尚在人言平泉騎虎不下之勢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也曷不以先忠獻王爲法倪胄亦愕然曰聞所未聞次日謂壁曰子言正甫之爲人今始至卽立異而毛自知之父憲爲御史竟劾先生子祠明年更化召爲兵部尚書兼侍讀請遵用故事東宮參決政事以杜權臣之專不時宣引宰執及別創直廬令詞臣候對以備批旨諭大臣以容受直言飭朝列以厲厲名節且言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豫端倪必且仍蹈覆轍今倪胄卽誅人言猶有未靖者蓋以樞臣猶兼宮賓不時宣召宰執當同班同對樞臣亦當遠權以息外議樞臣謂史彌

遠也金人求侂胄函首集議先生謂有傷國體攝給事中內侍有久窻得歸者先生執不行又言辛棄疾迎合開邊請追削史彌寧將補春坊先生持不可進禮部尚書二府將以和戎遷秩以先生之言而止飛蝗蔽天先生言當求弭災之實不可以爲用兵餘孽彌遠益專政錢象祖在中書漸不與黜陟遂求去先生力言不可偏聽彌遠自辭先生求去上留之先生言侂胄以臺諫爲私人今章良能未除中司前一日已以小輿見彌遠矣侂胄專行執奏今彌遠亦獨班陳事矣宗社不堪再壞彌遠益恨先生求去亦益力除寶謨閣學士知福州甫踰月彌遠拜右相陳晦草制用昆命元龜語嘆曰此董賢爲大司馬允執其中之冊文也天下無有如蕭咸者乎乃上書請貼改麻制詔下分

晰彌遠懼急改晦爲殿中侍御史晦乃歷引本朝制命嘗累用此語謂先生以藩臣僭論麻制輕侮朝廷遂罷二年晦黜復官奉祠五年金人被兵先生陳備邊十事謂金亡則北方之強我獨當之政府惡其尚言事也御史石宗萬劾之降二官祠不用八年復官奉祠請老不聽又二年除華文閣學士奉祠十三年卒遺表猶乞收僭祿賞罰之八柄張禮義廉恥之四維聞者悲之謚文節先生孤行一意其在乾淳閒不爲周益公所喜趙忠定公嘗稱先生爲眞侍講而先生亦以事忤之陳止齋章茂獻皆其所不咸也朱子入朝君子傾心歸之先生亦落落人頗疑之及其爲周趙朱三公制詞極其獎許乃知其無私慶元之召爲吏部也侂胄亦以先生故與諸君不甚相得意欲援之以自

助遣弟仰冑道意先生謝之是以有太平之謫及再起乃大忤以去葉公水心極嘆之　補

祖望謹案先生始終風節不屈不隨眞有得于橫浦之傳顧其所不足者酷佞佛至于濡首沒頂以從之試讀其經鉏堂雜志又不止于橫浦之所溺也然如先生之踐履是則所謂儒其行而釋其言者學者法其行而畧其言可也

昆命元龜之說宋家制誥文字用之良多陳晦之初未必有心然先生爲彌遠而發耳言固有所當也所著齊齋甲乙稿兼山集及經解雜著等共四百一十三卷今多不傳經鉏堂雜志

女子與小人既不可近又不可遠然則柰何曰先勿近之而已矣惟先近之一旦遠之則怨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既不通以勿正爲一句亦不通正心二字原是忘字既當勿忘又當勿助疊下勿忘乃文法也

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于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無則彼言過矣當則無怨于彼過則無害于身又何報焉

學必先知而後行譬之適燕而南轅則愈遠耳故曰知之在先凡行之不力者爲其知之不深也既行而益知如登山見其高處尚多又復登矣

古人制字閑適與防閑之閑同蓋有深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君子居閑雖不至如小人然亦多恣意于聲色詩酒者是貴以禮閑之

父母笞怒其子不以爲少恩知其深愛之也造物以逆境處君子其亦笞怒之意與

福善禍淫常也其偶相反者特變耳

性行各有長短惟善教者因其所長而使之不蔽于所短此夫子教由求之法

君子退閒亦是濟時世方汩于聲利廉恥之風日喪而有一君子焉道不苟合于以厲天下廉恥之風豈不謂之濟時乎

祖望謹案橫浦再傳弟子東萊而外章公茂獻與齊齋足稱三傑矣然齊齋之佞佛明目張膽不可收拾是則橫浦淵源之流極也其中亦有粹言可以師法者予節錄數則焉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經鉏堂雜志十條其一條移入荊公新學畧

附錄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齊齋倪公三戒不妄出入不妄言語不妄憂慮

史氏家學

忠宣史滄洲先生彌堅

朝奉史先生守之

知州史先生定之　並見慈湖學案

史氏門人

管庫張雪窻先生良臣　別見龜山學案